

# “南通狼”最忘不了的人

11月1日晚的苏超决赛中，南通队历经90分钟鏖战和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，最终以点球4:3的比分惜败“黑马”泰州，但其强大的实力却是“十三太保”公认的。

这场比赛再次印证了江苏竞技场的终极法则：在这里，没有永远的王者，只有永恒的竞争。十三太保的江湖，人人皆可为枭雄，任何一座城市的名字都能刻上冠军奖杯。

虽然南通队没按预设剧本走完全程，但“南通狼”的传奇还是值得一说。

“南通狼”的形象，源于其境内的狼山。此山不高，仅百余米，却扼守长江入海之喉，收纳了万里长江最后的野性。长眠于狼山脚下的张謇，几乎是靠一己之力，彻底改变了南通的命运，这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绝无仅有。

在张謇的擘画下，南通在20世纪初期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工业化，不仅在经济上一度领先江南，在文化建设和社会福利方面也走在时代最前端。

据《淮盐画传》，张謇在江苏沿海地区大力推行废灶兴垦，对苏中苏北地区的发展也可谓泽被后世、功莫大焉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陈曦



苏超南通队在张謇故居濠南别业前合影留念 资料图片

## 天补之地

唐宋之前，今日南通的辖区多为长江口的沙洲，直到公元7世纪才逐步与大陆相连。南通境内发现的东汉独木舟、元代海船等，都默默诉说着这里的蛮荒与偏远。

这片土地的生机，是南通先民“向海要地”拼来的。他们在潮起潮落间围海造田，让“天补之地”从传说变为现实。

唐宋时期，南通土地面积不断增加；到了元朝年间，全球气候变暖，海平面开始上升，江水海浪不断冲刷着已成为平原的南通；而在整个明朝时期，南通的海门因海平面上升被江水吞噬，县衙数度搬迁，最终无奈废县为乡。可南通人从未退缩，待海水退去，又携家带口重返沙洲，筑堰修圩、开沟排水，用几代人的棉风沐雨，撑起了这片土地的烟火气。

只是，无论南通人多么吃苦耐劳，在张謇之前，南通始终是个被老天爷按在陆地边角的“小透明”。它既无苏锡常的富庶，也无扬镇的历史厚重，连“江北人”的身份都让当地人不愿提及——在江苏，“江南”与“江北”不仅是地域划分，更暗含经济与文化的落差。而南通实际的位置，其实比镇江还要偏南，它的纬度基本上是与南京平行。

直到张謇的出现，才彻底改写了这座城市的命运轨迹。

1894年，41岁的张謇高中状元，此时距离科举制度废除仅剩10年。甲午海战的惨败、《马关条约》的屈辱，让他站在万人羡慕的顶端上，看到的不是仕途锦绣，而是大量与科举制度全然背道的历史信息。他没有成为“状元”名号的殉葬品，毕竟站在狼山顶上，看到的是大海的辽阔湛蓝，是新时代文明的五光十色！

恰在此时，张之洞点名让他“总理通海一带商务”。

于是，他打定主意：与其在朝堂沉沦，不如回家乡实干。

## 状元下海

在商人地位低下、工商业落后的国情下，以新科状元和朝廷近臣的身份经商办厂，在当时确非一般人所能理解。

更何况，19世纪末的南通，地理条件可谓先天不足：地处江海一

隅，遍地盐碱泥滩，想成为“经济高地”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别说办厂，连条像样的运输路都难找。

但张謇偏偏从这片荒滩与盐场中，看到了无限可能。他首先瞄准了棉纺业。南通本就盛产优质棉花，“通产之棉，力韧丝长，冠绝亚洲”，农户也多以纺纱织布为副业。面对洋纱洋布的冲击，张謇决心集资创办现代化纱厂，既为富民，也为提升国货竞争力。

1899年，大生纱厂应运而生，迅速成为轻工业的标杆。一年就获利2.6万两白银，堪称当年的“明星投资项目”。

到张謇70岁时，大生已拥有4家纺织厂、15万枚纱锭，资本规模逼近地方财政。

纱厂火了，原材料却不够了。南通平原有限，棉田告急，怎么办？张謇一拍大腿：决定在沿海搞垦殖！

这是比建厂更为艰难困苦的工程。当时沿海荒地权属复杂，有盐场“荡地”、军队“兵田”，还有各类坍户、批户。一旦垦牧公司要开发，各方立刻坐地起价。历经十年艰苦开拓，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垦牧区终于初具规模。曾经的盐碱荒滩变成绵延棉田，几十家相关企业如雨春笋般兴起。据《淮盐画传》，此举对江苏沿海地区废灶兴垦功莫大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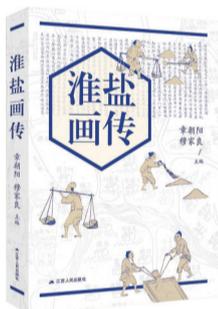
因江面宽阔、渡口稀少，南通自古“难通”——要去苏州、上海、浙江，需绕道南京或镇江过江，长江天堑成了发展的阻碍。张謇早就意识到这一点，他创办大达轮步，开通南通至上海、海门的航线，为南通打开了对外的窗口。

从大生纱厂起步，张謇逐步建立起油厂、冶铁厂、垦牧公司、轮埠公司……构建起从原料、生产到运输的完整产业链，将大生打造成20世纪初期中国最强的民营资本集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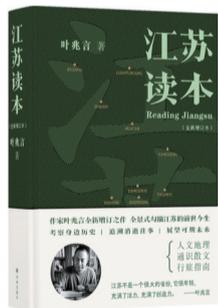
## “新世界雏形”

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全部，那就太小看状元的格局了。南通的实业不是只为赚钱而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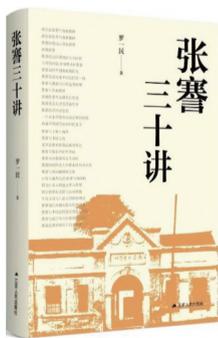
张謇存心要为落后的中国做一个“试验”，通过自己的实践，“建设一新世界雏形”，向全国示范一条全新的振兴之路。



《淮盐画传》  
章朝阳、穆家良主编  
江苏人民出版社  
2026年1月版



《江苏读本》  
叶兆言著  
译林出版社  
2024年6月版



《张謇三十讲》  
罗一民著  
江苏人民出版社  
2025年5月版

张謇的发展理念是“父教育母实业”，说白了就是重教育，以实业为先，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，就可以为教育事业提供物质保障。

统计显示，他一生在南通教育上的投资为257万两白银。到1924年，他在南通创办各类学校370多所，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师范、职校、戏校、盲哑学校、女工传习所……几乎无所不包。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、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，形成了一套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相互衔接又相互配套的完整体系。

1920年，美国教育家、哲学家杜威考察南通后由衷赞叹：“南通者，教育之源泉，吾犹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。”

余秋雨说，南通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公共意识的城市。

早在20世纪初，他就有了中国最早的博物馆、大剧院、图书馆、公共体育场，有了气象台、测候站，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真正现代化意义的公路，有了育婴堂、贫民工场、养老院、残疾人、栖流所……南通人至今难以想象，各种“别人家没有我们家有的”公共设施，都是张謇拍板建起来的，把家乡人的现代启蒙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
在那个混乱落后的年代，南通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杜威、梁启超、竺可桢、丁文江、陶行知、梅兰芳等中外名人纷纷到访交流，七十多位日、荷、英专家投身他的企业。短短十几年，这座贫穷闭塞的江北小城，一跃成为拥有发达民族工业、完整教育体系、领先公共设施的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“全国模范县”。

国际社会的赞誉接踵而至：美国《亚细亚杂志》惊叹其“可与欧美相颉颃”；日本学者鹤见祐辅直言“若中国有十个张謇、十个南通，未来便大有希望”。

1922年上海报纸票选“中国最受民众敬仰之人物”，张謇得票高居榜首。连见到张謇儿子的孙中山都感慨：我是空忙，你爹在南通知行。

毛主席也点名表扬：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。

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是“爱国企业家的典范”“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”。

状元下海，造就了一座城市的传奇，更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自主实现现代化的底气与能力。

## 世界眼光

张謇成长在旧时代，而趋向新思想。

他常说：“办一县事，要有一省之眼光；办一省事，要有一国之眼光；办一国事，要有世界之眼光。”这份宽广的世界眼光，正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密码。

1903年的70天日本之行，是张謇一生中唯一一次出国考察，也成了他事业升级的重要契机。他走遍日本各行各业，小到乡村小学，大到水利设施，都细细揣摩、对比反思。

在札幌，山东移民许士泰的案例让他深受震动。这个1875年赴日垦殖的农民，木讷寡言，不过是国内千万普通农夫中的一个。可在日本，他雇佣同乡，开垦八十多顷土地，竟获天皇嘉奖，成了国家级“劳模”。张謇不禁发问：这样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中国数不胜数，为何在日本能功成名就？

途中偶遇的一所乡村小学，也让他赞不绝口。教员敬业，学生勤勉，经费取自地方税却极为节俭，

农村子弟还能半耕半读。当地的农学校更具特色，教室按学科分类布局，旁侧还配套商业学校，与他“实业育人才，教育兴实业”的理念不谋而合。

看到石狩川先进的欧式水闸，联想到家乡扬子江流域自然条件优越却开发滞后的现状，他痛惜不已：“有之而不自殖，殊不可解！”

北海道之行让张謇深受触动。他在离开时写下《札幌》一诗，立志振兴中国、与日本一争高下。回国后，他立刻将考察所得付诸实践，把北海道经验融入南通建设事业。

他引入“大农法”提升垦殖效率，配套建设交通、教育设施，打造新型生活区。据《淮盐画传》，到1910年，南通垦区已拓展至十一万多亩，可耕地三万多亩，五千多户佃农在此安居，棉产品还斩获南洋劝业会优秀奖。以之为样板，他又牵头开垦苏北沿海各县两百多万亩滩涂，让盐碱地变粮仓。

## 江海潮涌

对南通而言，张謇是无可替代的城市奠基人，而这份影响力早已突破地域局限，在江苏全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

状元、三品官员、清帝逊位诏书起草者、中华民国首任实业部总长……身兼传统士大夫与现代实业家双重身份，张謇与清末民初政要和地方主政官员交谊深厚，强大的朋友圈让他得以“通居江海，自营己事”，也成为他辐射区域发展的重要基础。

他为徐州擘画“煤铁兼兴”的发展蓝图，提议设淮海省，为区域崛起谋篇布局；连云港士绅沈沈霖、许鼎霖受他感召和扶持，深耕滩涂开发与农产品加工，桩桩件件皆成大业；他与无锡荣氏兄弟相知相携，不仅在其纱厂遇困时出手相助，更联手创办实业，推动无锡工商界借鉴南通经验兴学修路，让实干精神薪火相传。

在上海，他参与创建中国公学、复旦公学、同济医工学堂、吴淞商船专科学校、吴淞水产专科学校、国立上海医学院、国立政治大学等，为上海的腾飞注入了无比强劲的文化与人才动力。甚至直皖军阀为争夺上海控制权，爆发“江浙战争”，也是经他与韩国钧等居中调停才得以平息。

但张謇的实验并非一帆风顺。20世纪20年代后，随着北洋政权倒台、市场环境变化，大生集团陷入困境，南通的“模范县”光环逐渐褪去，江苏工业第一城的桂冠被无锡夺走。但张謇留下的，早已不只是工厂与学校，而是一种精神基因。

漫步今日南通，处处可以触摸到张謇留下的印记。大生纱厂的旧址已成为工业遗产，南通博物苑里游人如织，濠河畔的步道上满是休闲的市民。这座城市的GDP已超越常州，常年位居江苏第四，是江北经济的“领头羊”。未来，南通将迎来过江通道的建设高潮，“八龙过江”的新格局跃然而出，南通和上海，长江这个龙嘴的上下嘴唇，可以更轻易地咬合在一起了，南通“北上海”的区位优势将更加凸显。

大江东去，淘不尽英雄风骨；狼山不语，见证着精神传承。长眠于此的张謇，定能听见新时代江海潮涌的浩荡之声。

他以南通为支点，撬动中国现代化的希望，而这份希望，至今仍在这江海之畔延续。